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

第三回 退妖魔周郎配偶 換假銀張婦完貞

詩云： 假托妖魔卻是神，只因作合結成親。
可憐世宦官家子，為騙錢財喪了身。

話說陳登說明神人指點，今日幸遇貴人，總求大發慈悲，請去救活姪女，收了妖魔，不但姪女兒感謝，就是我兄弟合家人口，也沾二位大賢莫大之恩。說罷倒身下拜，叩頭不止。聖天子不待說完，連忙扶起，心中□分驚疑，答道：「不瞞陳兄，我實在未曾學過收妖之法，若論武藝功夫倒還懂些，只是妖魔鬼怪，雲來霧去，你不見他，他能見你，有力也無處施，這就難以效勞，請你另訪高人，收此妖怪，免誤大事。」陳二員外一聽此言，疑是他推卻不肯，只得又跪下哀求道：「貴人到此，是神人的指引，如此應驗，更叫我去什麼地方另訪高人，斷不肯當面錯過這個機會，誤了姪女的性命。」說完，伏在地下痛哭哀求。

早有跟隨陳登的家人，飛跑回來，報知大員外，陳青一聞此言，即刻備了兩頂轎子，親自帶領趕到跟前，也就跪下，叩頭哀求。過往的行人，看見這個光景，不知是何緣故，就圍了一大堆人，其中有知陳家被妖怪擾害的，想必是請他們去收妖。有不知的，議論紛紛，□分擠擁。倒把聖天子弄得沒了主意，只得把陳氏兄弟極力扶起。便道：「你們且站起來，再為商酌，不必如此。」正欲用些言語寬慰，以為脫身之計。不料旁邊周日清，到底是小孩子脾氣，不知妖怪厲害，年紀又小，心腸又熱，禁不起人家哀求，他早已流下淚來。說：「乾爹向來肯濟困扶危的人，為何不允許了他，同孩兒到他家，拼力會一會這妖怪，或者能把妖怪捉著了，給他家除了一害，也未可知，何必苦苦推卻，望寄父親應許他罷。」話未說完，早把陳氏兄弟二人喜得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令郎已經恩准了，萬望上轎到舍下去罷。」當下不由分說，把聖天子推進轎內，周日清也坐了一頂，跟隨在後，望陳家莊而來。

到莊上早有手下人，把中門開了，一直抬到大廳下轎。此時天子只得說道：「我們本不會法術捉妖怪，因見你們這樣哀求，我的小孩子又應承了，只得去會一會妖怪，捉得來，是你家的造化，捉不來，可不要見笑。但不知道妖怪藏在什麼地方？望你們帶我二人去看一看，方好動手。」陳青道：「現今天色尚早，妖怪還未曾來，小女的臥房，在後花園牡丹亭內，大賢請寬坐一刻，待小人備杯薄酒，與貴人助威。」天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請令愛到別處躲藏，這席酒可就擺到令愛房內，我飲著酒，守候妖怪來。」陳登問道：「不知貴人要用何物？請吩咐下，我們好預備。」天子道：「你備一根鐵棍給我做兵器，其餘多挑幾個有膽力的莊丁，隨著我兒，一見妖來在亭後鳴鑼放槍炮，高聲喊叫，以助威風，門房各處多設燈球火藥，另把上好玻璃風燈，多點幾盞，防備妖風吹滅了燈火。妖怪是個陰物，最忌陽氣，那有火藥的東西，最宜多燒，能夠避邪，你們有懼怕的，只管請便。」陳氏兄弟隨即就命人辦齊了應用各物，把酒席設在女兒房內，隨請天子父子到後花園。來到了房中，只見擺著一桌滿漢大席，天子父子二人坐了客位，陳氏兄弟主位相陪。時已到未牌，天子見事已如此，也就放開酒量，開懷暢飲，與陳氏兄弟高談闊論。

看看吃到黃昏時候，酒也有了幾分醉意，隨即用了晚飯，撤去殘席，另換果碟下酒，慢慢等候妖怪。閒談時已交二鼓，一輪明月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大家又談了許久，天子將身離席，下階解手後，復同日清陳氏兄弟，在階下小步。舉頭望月，將及三更，忽見東北角上，來了一朵黑雲，如飛直奔亭中而來。霎時間起了一陣狂風，飛沙走石，遮得月色無光，四處燈火，滅而復明。眾人知是妖怪來了，都皆躲入後座。

天子龍口一看，只見半空中落下一個道者，約有三□多歲，面白無鬚，身穿藍袍，頭戴角巾，腳踏雲鞋，腰束絲絛，身旁佩劍，手執塵拂，到了亭中喝道：「誰敢在此飲酒？擾吾靜室。」天子大聲罵道：「何方妖道，在此興妖作怪，淫污良家婦女，好好聽我良言，早早收了念頭，改邪歸正。如迷而不悟，就要五雷轟頂，永受地獄之苦，那時悔之無及。」道者聞言，大吼一聲道：「你好大膽，敢管閒事，想是活得不耐煩了，我與陳素春有宿世緣，他家也曾請過許多高僧高道，奈何我不得，我因他們都是哄騙錢的腳色，才饒了他們的狗命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如此出言無狀，得罪貧道？快快避開，若再多言，恐你的賞錢就得不得了。」這一番話，只激得天子氣沖斗牛，大喊道：「我高天賜若不把你這妖道劈為兩截，也不算好漢！」說著就舉起鐵棍，照頭就打。

道人忙拔劍相迎，二人搭上手，戰了數□回合。天子打得性起，只見這鐵棍一派寒光，總不離妖道頭面左右打將去，後面眾人齊聲喊殺助威。周日清又督著些人，把洋槍花筒，向妖道亂打。妖怪抵擋不住，在手中之劍又是短兵器，哪裡敵得天子這條鐵棍？招架不住，就虛砍一劍，急忙就走。大叫：「不要追來！」天子不捨，在後緊緊追了下去。當下眾人也遠遠地跟著，妖怪回頭，看見追得緊急，即在地下一滾，現出原形。

天子正在追趕，忽見妖怪現了原形，身高丈餘，腰大數圍，頭大如斗，滿面紅毛，眼似銅鈴，張開血盆大口，舞動利爪，向天子頂門撲來。天子嚇得魂飛魄散，那泥丸宮一聲響亮，出來一條五爪金龍，將妖怪擋阻。那道者知是天子駕到，就化了一陣清風，留下一張柬帖而去。是時天子見他逃走去了，後面日清及眾人也趕上來，齊道：「幸虧方才一道金光把妖怪嚇走，不然險被他傷了。」日清隨在地下拾起一張柬帖，呈予天子接了，在燈光之一看，只見帖上寫道：

前生注定這鴛鴦，不該錯配姓尚郵。

太白金星神阻擋，日清素春結鳳凰。

當下陳氏兄弟二人聽見天子念出紅帖上的四句詩，忙以手加額道：「卻原來小女與尚家無緣，應該配令郎周日清。既蒙神人點化，前來作合，不知貴人肯允從否？如蒙不棄，愚兄弟願與貴人結為秦晉之好。」天子聽了，不勝之喜，便答道：「如此好極！」但是在客，無以為禮，隨在身上解下一粒明珠，送予員外，作為聘禮。陳青收了，隨即焚香點燭，同大家當天拜謝太白金星為媒之德，就請他父子二人在書房內安歇。

兄弟二人告辭進內，告知院君們知道，彼此□分欣悅，一宿無話。次早起來，吩咐家人，備辦成親喜酒。尚家因素春被妖怪侵害，員外已與當面說明，四處出下榜文，有人能除得妖怪，救了女兒性命，就把女兒許配他。尚家久已應承退親，所以招贅日清之事，毋庸與他說知。故嫁妝也是現成的，極為省事。隨即到書房見天子，問了日清今年□五歲，素春大他一年□六歲，就把二人八字寫了，去請一位算命先生，擇好一個吉日成親。就選了明日寅時大吉，員外隨即叫人知會親友，就將牡丹亭繡房打掃乾淨，做了新人臥室。一到次日，各親友前來拜賀，晚間笙簫鼓樂送入洞房花燭。郎才女貌，□分恩愛。員外安人得了這個女婿，稱心滿意，這且毋庸多贅。

單言天子在此間歡飲了喜酒，韶光易過，不覺過了三朝，隨與陳氏兄弟說知，因有事不能久為耽誤，刻下就要動身，再圖後會可也。當下帶了日清，拜別起程，員外同眾人多依依不捨，慇懃送出莊來，珍重而別。

日清帶了行李，隨著天子，一路曉行夜宿。一日，天色將晚，正欲投店，忽見前面海邊樹林阻住去路，耳邊水聲不絕，轉過林外，見一條大河，一帶並無船渡。只見一懷孕婦人，抱了一個歲餘的孩子，後跟了三個兒子，最大的約在六七歲光景，在叫天呼地地痛哭，意將投水，悲慘之形，人不忍見。天子急忙上前攔住，誰知那婦人反倒放下臉來罵道：「我與你這漢子非親非故，男女受授不親，你何得擅自動手阻我去路？如此無禮，快快與我立開些！」天子被罵怒道：「古云救人一命值千金，豈有罵我之理？你既尋死路必有冤情，何妨對我說知，或可代你出力，免累一條小孩子的性命。」那女人道：「我這滿腹的冤情，除非當今萬歲，才能與我做得主，就告訴你也無用。」天子道：「我高天賜現在辦理軍機，宰相劉墉的門下，盡可為你伸冤，你可細細說來，我自的道理。」

那女人道：「如此請聽稟，奴乃本處人氏，姓高，配前村張桂芳為妻，丈夫向來挑擔販賣雞兒度日。因前村區家莊新科翰林區仁山，昨日他兒子做滿月，買我丈夫一擔雞，共該價銀□兩三錢八分，我丈夫是小經紀的人，不識銀子好歹，誰知交來的銀子，都

是銅的，去與他換，他不肯承認。我丈夫一急，就與他爭鬧，錯手打傷區翰林的左額，被他喝起家丁，將奴丈夫鎖進金平縣，嚴刑逼認白日行刺，問成死罪，現已收監。要把奴賣落煙花，奴被逼不過，只得投水自盡，以存貞節。客官能搭救奴丈夫出獄，恩沾萬代。未知貴人肯與小婦人作主否？」

天子聞言大怒道：「這狗子如此無理，真是可惡，我因有要事，不便久留與他作對，也罷，我給你百兩銀子，你可到區家，與他善言說和，贖回你丈夫便了。」那婦人拿了銀子，千恩萬謝，叩頭起來，就攜了兒女而去。走了數步，復轉來跪下說道：「不識恩人尊姓大名，住居何處？小婦人夫婦好來拜謝，若區仁山不允和息，也好來稟知，另求設法，救我丈夫。」天子微笑答道：「我姓高名天賜，偶然經過此地，你也不必謝，倘區仁山不肯干休，我明日准到你家探訊便了。」當下分了手，就在本村投了客店，住了一宿。

次晨起來，付了店錢，與日清一路問到張桂芳家，見了高氏，她婆媳二人十分感激。高氏就請婆婆帶了一百兩銀子，到區家去說和。約有兩個時辰，只見他婆婆杜氏披頭散髮，一路痛哭，拿了銀子回來說：「被區仁山將鋼銀頂換，反將我亂打出門，口稱不允私和，定要把我媳婦賣入煙花，如此良心喪盡，欺我孤兒寡婦。」

天子一聞此言，真難忍耐，隨即叫杜氏引路，直至區家莊。到了門口，就命杜氏回去。叫莊客通報，區仁山接了進去，到書房坐下。茶罷，彼此通了姓名，天子就將張桂芳之事再三講情，說：「我望仁兄看我薄面，可憐他一家老小性命，若能釋放，我也感德不淺。」仁山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可將□萬銀子交來，我就放他便了。」天子道：「你要□萬銀子，也不為多，只問我的伙計肯不肯？」仁山道：「你的伙計在哪裡？」天子把兩手一揚道：「這就是我的伙計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將仁山一掌打倒，跌去丈餘。仁山爬起來。就叫二三百個家丁，齊拿兵器，將前後門把住，不許放走。當下眾莊客一聲答應而去，又命幾個教師，手執刀槍，奔入書房，正是：

任君縱有冲天翅，難脫今朝這是非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口分解。